

# 劍吼西風

牛不也



I 24.8

162-61

# 剑吼西风

牛不也



浙江文艺出版社

(浙)新登字第4号

封面设计 郑凯军  
绣像插图 郑凯军  
封面题字 杨载仁

剑吼西风

牛不也著

浙江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  
(杭州体育场路169号)

浙江浦江印刷厂印刷

浙江省新华书店经销

开本787×1092 1/32 印张25 插页4 字数506000 印数00001—19000

1992年7月第1版

1992年7月第1次印刷

ISBN7-5339-0474-5/I·443

定价：10.20元

# 目 录

---

一	荒郊怪客现	1
二	禅寺碧血流	25
三	长剑诛顽敌	52
四	英雄展神威	81
五	仗剑千里行	113
六	含笑看吴钩	152
七	福兮祸所伏	190
八	江湖风波恶	231
九	真情患难出	275
十	花落辞故枝	330

---

十一	神功本无常	371
十二	风回返无处	401
十三	龙虎斗京华	437
十四	英豪多侠烈	479
十五	青虬伴紫燕	525
十六	两情同依依	566
十七	失陷入水牢	606
十八	谁为大凶手	649
十九	联袂闯禁宫	686
二十	大战江心渚	722

## 十一 神功本无常

赵怵在林中偷听卓、真二人对白，方知那真名士原来是大卖国贼刘豫之子刘猛，可算得上是自己一家的世仇，惊得心都不敢跳了。乘甘大风不留神，他拔足就逃，一口气向南奔出十余里，见真名士、甘大风并未追来，才收住步子，坐在地上喘息。

想到自己将大奸大恶的真名士引为同道，还欲仰仗他去救援吴旻，赵怵又是惭愧，又是后怕，忍不住提起手掌，噼噼啪啪连打自己四个耳光，骂道：“你这小子真叫猪油蒙了心窍，忠奸不分，认贼为友，怎么对得起祖宗！”又想到无名曾死在卓逸之掌下，杀父的主谋至今未知是谁，吴旻更生死难卜……直觉自己乃天地间不忠不孝不义最最无用之人。展目望去，四周黄草萎靡，枯枝寥落，透出一派死寂荒凉。天空中灰云低垂，寒鸦孤飞，更觉得自己孤零零的，无依无傍，顿感人生了无生趣，自言自语地说道：“赵怵，你父仇难报，友情难酬，活在世上还有什么意思，不如早早了断了罢！”

他气运于臂，提起手掌，正欲往自己顶门击落，忽听

得右首传来呻吟声。转眼瞥去，见一蓬枯黄的茅草无风自摇，草丛中隐约有一人倒卧。他心念一动，走过去一看，只见一个黑衣男子俯卧在地上，衣衫上血污斑斑，脚后拖着一条长长的血线。显是在别处负伤，挣扎来此，终于不支而倒卧。

赵怵将他身子翻转。那汉子左肩连外衣带皮肉被抓得稀烂，胸口正中一只紫黑的掌印深陷肉里。他脸色蜡黄，气息微弱。赵怵急将他扶起，右掌心贴住他丹田，缓缓输入真气。那汉子勉强睁开双眼，断断续续道：“多、多谢……好汉……”

赵怵急道：“谁将你打成这样？你是谁？”

那汉子道：“我……我是碧叶帮的……居大强……烦你转告敝帮……兄弟……就说……有强敌……来袭……”他一口气接不上，又昏了过去。

赵怵心念一动，想结义兄长赖文政是碧叶帮帮主，居大强既是赖大哥属下，所托之事不能不办！但他既不知碧叶帮帮内弟兄联络的切口标识，更不知居大强口中的“强敌”指谁，当下凝神定气，又给居大强输入真气，折腾了片刻，才将他重行救醒。

居大强拚尽最后的力气，说：“强敌是……金邦武士……西南七十里的……隐贤集上……有敝帮一处……分舵……请好汉……脱下我……左足袜子……”

赵怵听得“金邦武士”四字，心口怦怦大跳，急道：

“金邦武士是谁？是不是赫拉利？他身边有没有个年轻姑娘？”连问数遍，那居大强不声不响，只大睁着一双无神的眼睛。赵怵用手一探，才知他已气绝身亡，无法答话了。

他将居大强的尸身放平，心中七上八下的，一时不知如何才好。忽想起居大强所说的“脱下左足袜子”，便把他的左袜脱了下来，只见袜统子上有一朵绿线绣成的叶子，才知这是碧叶帮的标识，便收起揣在怀中。他草草挖了个浅坑，将居大强掩埋了，认准方向，向隐贤集行去。

赵柘知报讯事大，居大强不惜为此送了性命，是以一路不敢懈怠，奔到隐贤集时，太阳已往西山顶坠落。眼见村里炊烟袅袅，狗吠牛叫，并无异状，松了口气，心道：还好，敌人尚未赶来！

隐贤集是个靠山依水的小村庄。村庄东面一条十来丈宽的河，西面是连绵起伏的茶山。河畔垂柳下有只乌篷船泊在岸边。夕阳余晖，映得河面血染一般红艳。赵柘奔下堤去，那坐在船尾梢垂钓的船夫闻声回首一望，复又转过头去看浮标。

赵柘踏上船头，叫道：“船家，劳你渡我过河去，我有急事！”

那船夫“哦”一声，慢慢收起钓竿，问道：“客官从哪里来？到何处去？有甚急事？”

赵柘哪有心思与他分说，拔起船头竹篙，便往岸边一点，那船就荡了开去。船夫大怒，忿忿道：“你是哪来的浑小子！”纵过来要抢赵柘手中的竹篙。

赵柘见他身手矫捷，心念一动，将竹篙交给船夫，伸手摸出居大强那只绣有绿叶的袜子，在船夫眼前晃了晃：“你看清楚了！”

船夫楞了楞，脸上浮出笑意，提起左腿的裤管。他的袜统上也绣有一片绿叶。船夫笑道：“请恕小弟粗鲁，仁兄



是哪一舵的大哥？”

赵怵道：“我奉贵帮居大强所托，要见你们舵主，有话转告。请仁兄渡我过河去！”

“居大强？那是敝帮月恒堂的堂主呀！居堂主怎么啦？他怎么不派手下弟兄来？”

碧叶帮是茶农、茶贩组成的秘密帮会。帮主以下有天、地、日、月四大堂，各地又有分舵约束帮众。绍兴末年，因不堪官府欺压，数番起事，成为朝廷心腹大患，多次派兵剿杀，因此大伤元气。此后，碧叶帮为了不惹官府注意，行踪更为诡秘，四大堂也不再集于总舵，分散行动，以免为官军一网打尽。这时的堂主，职位虽在，其权柄已只相当于分舵舵主。

赵怵与帮主赖文政固有八拜之交，但两人相聚不过一夜，对碧叶帮帮内体例规矩毫无知晓，见船夫显已起疑，便照实说：“我见到居大强时，他已奄奄一息，临终前托我给隐贤集的舵主捎一句话，至于舵主名讳也还未来得及说！”

船夫道：“原来如此，居堂主归天啦！”他叹息一声，摇桨驶往对岸，再不言语。

片刻功夫，船已靠上西岸。赵怵谢了船夫，跳上岸去，走了几步，忽想起还没问舵主名讳及谒见的规矩，回过身来，见那船已驶向中流，寻思：这隐贤集既为分舵所在，村上人家自也与那船夫一样，十之八九是入了碧叶帮的。我只须将袜子拿在手里，自有人会来问我。他心念未已，忽听一声尖锐的哨音响起，抬头看去，原来是船夫向天空射了一枝响箭，料来是知照村里的帮众：有人来了。

转过一排柳林，进入村口，只见猫狗鸡鸭在街上跑来跑去，猪羊牛驴在栏里吃食，却不见一个人影。赵怵见路旁的人家大门敞开着，就趑过去立在门口叫道：“屋里有人么？屋里有人么？”屋内毫无声息。他心感纳闷，跨进门内，见东西厢房内也是没有一个人影，正要返身出来，身后“呀”一声，那门关上了。

赵怵吃了一惊，急伸手开那门，才知被人在外面拴上了。他心知不妙，运劲一拉，那门不过是寻常松板所制，门轴断裂，歪在一旁。赵怵拔剑先在门外一挥，以防有人躲在一旁暗算，跟着纵了出来，使招“八方风雨”护住身周，定神看时，附近并无一个人影。他不由暗暗生气：我好意给你们报讯，你们又装神弄鬼的干什么？便将剑插回鞘中，拎着那只袜子，大步往村里行去。

才行出数丈，蓦地四下里唿哨声起，从屋后柴禾堆中纵出十多个人来，有男有女，有老有少，人人手执兵刃，脚步错动，将赵怵围在核心。

这伙人大多农家打扮，所持兵器也不齐备，有几个握了斫柴刀、镰刀和锄头。其中一个五十岁左右的老者手中绰一根齐眉棍，左腮上有块铜钱大的乌记，喝道：“你是什么人？竟敢闯入隐贤集来？”

赵怵将手一拱，道：“在下姓赵名怵，在离此东北七十里处遇到身负重伤的居大强。居大强断气前告我说：有金邦武士袭击碧叶帮。要我转告隐贤集分舵主脑，早作准备。”

那老者眼中掠过讶色：“居堂主死了？请问赵君：阁下与居堂主可是朋友？”

**赵悟道：“不是。”**

老者眉头微皱，又问：“阁下与敝帮可有渊源？”

赵悟怔了怔，便直言相告：“我只认得贵帮赖文政大哥，承他不弃，曾与我八拜结交。”

此言一出，只听嘻嘻哈哈嘻嘻哼哼各种笑声四起，显然这伙人根本不信帮主会与这么个后生小子结为兄弟。

赵悟心头怒气微生，朗声道：“在下受人所托，忠人之事，既已把话带到，就此告辞！这是居大强的袜子，接住了！”

他将袜子向老者掷去。袜子是轻软之物，被他贯上真力，立时抖得笔直铁硬，凌空飞去。老者身旁的一个汉子不知厉害，伸手去接，五指刚抓住袜子的一端，那另一端就折过来啪地打在他臂上，震得他手臂发麻，不自禁地退了一步，才消解了附在袜统上的劲力。

赵悟正待转身，那老者叫道：“赵君留步！”赵悟道：“怎么？”老者道：“赵君既是赖帮主的结义兄弟，便是本帮的贵宾，请到客厅叙话，让我们奉茶敬谢！”

赵悟见这伙人颇具戒心，目光中并无肃客之意，人人紧握兵器，也不想与之多缠，便道：“前辈厚意，心领谢谢。在下身有紧急之事，告辞了！”略一施礼，转身便走。蓦地里眼前白光闪动，刀剑斧枪齐举，拦住了他的去路。

赵悟大怒，转头瞪着老者：“你们要干什么？”老者走上前来，笑道：“我们并无歹意。赵君远来报讯，敝帮上下同感大德。天时已晚，赵君纵有急事，也得明日再去料理。再说赖帮主明日要到此地来。赵君何不与帮主晤面后再定

行止？”他转脸向帮众喝道：“快收起兵刃！成什么样子？赵君是大贵客！”

赵招本来是想在隐贤集歇一宿，因见众人太不客气，才生去意，现见老者言辞恳切，又说赖文政也要到这里来，多时不见，他对这位慷慨磊落的兄长好生挂念，当下回心转意，说了声：“叨扰了！还没请教前辈尊姓大名？舵主可好？请前辈引见。”

老者自称姓商名雄杰，分舵舵主商义杰是他堂弟，外出未归，又说：“赵君是帮主的结义兄弟，老夫虽年长几岁，怎敢以前辈自居？老弟不见怪的话，咱们以兄弟相称便是了！”

说话间，一行人已至一座大屋前，商雄杰将赵招引进客厅里，分主客落座。仆佣捧上茶点。一干帮众都退了出去。商雄杰又吩咐下人叫厨房整治酒席。赵招肚中正饥，也不客气，将端上来的点心吃了个干干净净。那商雄杰陪他说话，细问了他与赖文政结义的经过，才说：“适才多有冒犯，赵兄弟不要往心里去！赖帮主跟前，还要请赵兄弟遮掩则个。我们碧叶帮兄弟被官府害苦了，是以戒心特甚。近年来，官府常派细作混进来卧底。前年湘北分舵就是让奸细混入，勾结了几个贪生怕死的叛徒，里应外合，叫湘北分舵吃了好大的亏。所谓‘一朝遭蛇咬，十年怕井绳’！我们不得不多几个心眼，以免中了官府的奸计。我们淮南分舵设在隐贤集，帮中除帮主、各堂堂主外，知道的人不多。赵兄弟今来报讯，是以……嘿嘿，真是对不住！”

赵招听他说得诚恳，便道：“商前辈为贵帮弟兄生死存亡大计多留意几分，也是该当的。那位居大强，嘱我来报

讯，谅来已侦知金邦武士欲对隐贤集下手，商前辈还该多作准备。”

商雄杰点头道：“正是！居堂主在本帮已是二流高手，竟尔命丧金邦武士掌下，想来来者武功甚高！不过若想就此挑了隐贤集，恐怕没那么容易！”

赵悟听他说得豪迈，并未将来敌放在心上，想这村前有大河阻隔，分舵中定已有御敌之策，也就不再多说，转而问道：“商前辈是武林名宿，贵帮弟兄遍及天下，可曾听说过金国有一名叫赫拉利的武学高手，正潜来大宋向中国的武林人士挑战之事？”

商雄杰道：“赵兄年纪轻轻，所知之事当真不少。昨日我得帮中兄弟飞鸽传书，说那赫拉利又来到宋境，指名要与赖帮主比斗。赫拉利武功虽了得，有金邦第一高手之称，但怎是赖帮主的对手？咱们赖帮主内外功夫俱已登峰造极，放眼天下，无人可与匹敌。那赫拉利不过是只井蛙而已。他敢来，正好叫他见识见识中国的功夫。”

说话间，酒菜已齐备，下人们川流不息地端上来，满满摆了一桌，香气扑鼻。

商雄杰笑道：“赵兄，一会我给你引见几位好朋友！你在此稍等片刻！”

他起身走出客厅，片刻之后，厅外靴声橐橐，有四人向客厅行来。

厅门大开，当先一人生得豹额鹰鼻，约摸四十五岁年纪，一部绕腮浓髯，身材不肥不瘦，穿一件蛋青长袍。他身后是一个白面矮个头后生，劲装结束，一脸的精悍之气。第三人身材高大，黄黄的四方脸，淡眉长目，左颊有

条寸长的紫疤，最后一人是商雄杰。赵怵见这三人器宇不凡，不像碧叶帮中人，急站起来。

那商雄杰赶上几步，笑道：“这位赵怵兄弟，是敝帮赖帮主的拜弟。赵兄弟，这一位李兄名讳上忠下仁，这位是周启正周兄，这位是孙虎臣孙兄。李兄、周兄、沈兄都是我们赖帮主的生死之交，好朋友！你们多亲近亲近！”

赵怵行礼：“久仰久仰！”心中一动，这“李忠仁”、“周启正”的名字好像在哪里听到过，面容也依稀见过。见这三人气度端肃，在厅中一站，个个神完气足，显然身负武功，他心下恍然：难怪商雄杰闻得敌讯犹不动声色，原来有三位高手在这里作客，他有恃无恐。

李忠仁只将头微微点一点，周启正和孙虎臣脸上浮起笑意，向赵怵说了几句客套话。

五人围桌坐落。赵怵便坐在李、周二人中间。那商雄杰给各人斟上了酒，举杯笑道：“李、周、孙三位仁兄是我们帮主的好朋友，赵兄弟是赖帮主的拜弟，在隐贤集相聚，总算大有缘分。今日，赖帮主不在，只好由商某代为接待，不周之处，还请海涵。明日帮主到来，更可欢聚。各位，请干了这一杯！”

赵怵刚将酒杯端到唇际，突觉左右腰肋一麻，两股力道透穴而入，顿时大惊：“你们……”

李忠仁一脚踢翻赵怵的座椅，赵怵要穴被封，扑通跌倒。李忠仁长声豪笑，道：“又拿了一个反贼！商老兄不愧‘神算子’！”说着，扯去脸上的假胡须。

那孙虎臣一步纵过来，拿出一副钢链铐，将赵怵双腕铐住。商雄杰走过来，在赵怵腰间踢了一下，笑道：“小

贼！我商某早已弃暗投明，你自己送上门来，可怪不得我！这位李大人是殿前司步军都虞候，周老爷是殿前司步军都头，孙老爷是淮南提刑官衙校尉。你落在三位大人掌中，也算不枉了！”

赵怵气得几欲晕过去，巴巴地赶来报讯，却不料自投罗网。官府视碧叶帮为逆贼反寇，自己已承认与赖文政是八拜之交，这一来，可跳进黄河也洗不清了！他见商雄杰一张脸在自己面前晃动，呸地吐了他一口唾沫，叫道：“恶贼！我化作厉鬼也不会放过你的！”

商雄杰猝不及防，唾沫上脸，他气得举起手掌，正要往赵怵头顶拍落。李忠仁抬臂一格，沉声道：“先将这反贼关起来，待明日拿住了赖文政再说！”

孙虎臣便提起赵怵，与商雄杰往厅后内院去，将赵怵提到一个小石屋前。有一守卫在旁的汉子开了门锁。孙虎臣把赵怵扔了进去，笑骂道：“小贼，好好地做个梦吧！待明日与赖文政搭伴齐赴黄泉吧！”跟着关上了门。

赵怵一头栽进小黑屋，正撞在件软软的物事上。跟着耳畔听得一人粗声问道：“你是谁？怎平白无故撞我一头？”

赵怵不防这屋里还有另一人，吃了一惊，苦于穴道未解，转身不得，便道：“你又是谁？你是人是鬼？”

那声音干笑两声，凄然道：“我此刻虽还是人，离做鬼也不远了。你并非我帮中弟兄，怎也被送到这里来？”

但闻铁链声响，那人挪到赵怵右侧。赵怵这才看清他蓬头披发，身上的一件夹袍被撕碎多处，眼角上有块青肿，双腕上也套了副钢铐。听他口气是碧叶帮中人，忿忿道：“我确非贵帮中人，只是自己多事，为一个毫不相干的

人送口信，才中了贵帮商雄杰那奸贼的诡计。贵帮当真是人才济济！”他想到自己将不明不白去死，怨愤难当，忍不住出言讥诮。

那人沮丧地叹了口气，道：“都怪我有眼无珠，竟将商雄杰那老贼视为心腹，至酿成大祸！小兄弟，白白累了你，我商义杰好生惭愧，明日你只一口咬定与本帮无关，谅还不致死罪。”

赵招听他自称“商义杰”，楞了楞，道：“你就是商舵主？哈哈……”

商义杰怒道：“有什么好笑的？”

赵招道：“居大强临终时托我转告你：有强敌来袭，要你早作准备。我总算把话带到，你我也快死了。怎么不好笑？我与赖文政大哥有八拜之交。大丈夫一死酬知己，倒还值当！就是不晓得赖大哥日后知不知晓我赵招因何而死？”

赵招待得知这汉子是商义杰，前因后果也就大致了然：多半是商雄杰被官府收买，而商义杰全然蒙在鼓里，于是商雄杰与李忠仁等里应外合，袭破隐贤集，拿住了商义杰。安排下陷阱，等着碧叶帮的人来自投罗网。他听商雄杰、李忠仁等人的口气，明日赖文政也要到隐贤集来，心头一凛，道：“商舵主，你我就在此等死不成？”

商义杰道：“不瞒赵公子你说，现在村中我的好兄弟都被官军屠杀干净，剩下的那些人，不是官军改扮就是商雄杰的心腹亲信。我与那李忠仁对了三掌，身负内伤，平日的十成功夫，最多还剩下三成，连手上的钢铐也挣不断，还有什么法子可想？我昏愤无能，有负帮主重托，对不起



众多战死的好兄弟，实无颜求生！唉……”

赵怵听他话意，已极为灰心。想他往日身为舵主，定也是条响当当的好汉子，陡遭大变，悔改极深，竟至于意气消沉，甘心坐以待毙，心里有几分看他不起。呆了半晌，说道：“既如此，请你先给我解开穴道，待我来想想办法！”

李忠仁的点穴手法别具一格，商义杰在赵怵身上又拍又揉，累得呼呼喘气，费了小半个时辰，才将他穴道解开。

赵怵翻身坐起，气运双膀，两手往外一崩，“铮”的一声响，那钢铐间的铁链拉长了半寸，却未崩断。商义杰看了直摇头。赵怵并不气馁，盘膝坐地，调息三周，又发力崩链，如是重复三次，总算将铁链崩断了。

商义杰不料他年纪轻轻，竟有如此功力，惊得半天合不拢嘴，赞道：“难怪你能与赖帮主义结金兰，原来你不徒义气干云，还身负上乘功夫！”他本已灰心丧气，这一来精神大振，双目中也射出光来。

赵怵挣断铁链，便想为商义杰打开镣铐。在小黑屋中摸了一遍，休道是铁棒木棍，连块石头也没有，墙上地下俱是光光的大块岩石砌成，急得搔耳挠腮，无计可施，只好用双手帮商义杰拉断铁链。但他方才耗力过甚，胸口隐隐牵痛，急切间哪里打得开？屋外的守卫听得屋内铁链摩擦之声，不断地打开门上的小窗窥伺动静，骂道：“两个死囚捣什么鬼？惹恼了老爷，一刀一个送你们上西天！”

赵怵不敢轻举妄动，缩在屋角假睡，待那守卫走去，就在商义杰耳畔轻轻说：“商舵主，我们得想个法儿将